

# 在世与超越

##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世界”概念的存在论重构

何怡霏

中山大学哲学系,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9日

### 摘要

传统形而上学将“世界”理解为现成存在者的总和或物理时空的容器。康德通过先验理念将其提升为现象的绝对整体,但其认识论框架仍限定在表象的边界内。海德格尔通过此在分析论发起了对传统“世界”概念的生存论解构,证明世界并非外在的、有待证明的客观实在,而是此在存在的基本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在此并非对象的集合,而是由意蕴构成的、先行开展的意义关系整体,在日常操劳中以上手状态呈现,并在用具指引的整体性中显现其“世界性”。海德格尔进而通过对“超越”概念的存在论重释,将世界界定为此在超越的“何所向”,是意义整体通过此在的筹划而开启的敞开境域。由此,海德格尔不仅解构了康德世界概念的现成性与客体性残余,更将“世界”从认识论的总体理念重构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境域,实现了从先验认识论向基础存在论的转向。

### 关键词

世界, 此在, 在世, 超越, 存在

# Being-in-the-World and Transcendence

## —On Heidegger’s On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Kant’s Concept of “World”

Yifei 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March 29,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 Abstract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conceives the “world” as the aggregate of ready-to-hand entities or as a container of physical space and time. Kant elevated it through transcendental ideas to the absolute

totality of phenomena, yet his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remained confined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representation. Through his analysis of “Dasein”, Heidegger initiated an ontologic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world”, demonstrating that the world is not an external, objectively verifiable reality, but rather the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structure of “Dasein”—“Being-in-the-World (In-der-Welt-sein)”. Here, the world is not an assemblage of objects but a pre-unfolded totality of meaningful relations constituted by signification. It presents itself in a ready-to-hand state within everyday activity and reveals its “worldliness” through the totality guided by tools. Furthermore, through an ont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anscendence”, Heidegger defines the world as the “towards-which” of Dasein’s transcendence—an open realm inaugurated by the totality of meaning through Dasein’s projective activity. Thus, Heidegger not only deconstructed the ready-made and object-oriented remnants of Kant’s world concept but also reconfigured “world”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totality into an ontological existential horizon, achieving a shift from transcendental epistemology to fundamental ontology.

## Keywords

World, Dasein, Being-in-the-World, Transcendence, Be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作为存在之问视域的“世界”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将“世界”(Welt)作为首要现象，以“在世界之中”作为此在生存的先天基本法理，并从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现象出发探索存在问题。黑尔德(Klaus Held)指出，海德格尔把现象学的准则“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转换为了单数意义上的“面向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这个单数的“实事本身”乃是作为自在(das Ansich)的世界，即我们在事物显现中所经验到的那种自在[1]。世界因而从被遗忘状态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

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外部世界是否现成以及可否证明始终是实在性问题的关键。康德以一种激烈的修辞提出，不能为“我们之外的物的此在”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证明是“哲学和一般人类理性的耻辱”[2]；海德格尔则认为“‘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2]，因为“对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无论从存在者层次上加以描写也好，还是从存在论上加以阐释也好，这样的做法中随便哪一种都不着‘世界’现象的边际。这两种欲达到‘客观存在’的入手方式都已经‘预先设定’‘世界’了，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2]，但关键并非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而是领悟此在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而存在的本源事实。这一洞见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通过对传统存在论，尤其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而获得的。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康德是唯一在探讨存在问题时触及时间之维的思想家。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先验想象力和图型论的论述实际上已走到基础存在论的边缘。然而，由于康德始终固守着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他所理解的世界虽在逻辑上被提升到先验理念的高度，但在存在论上却未跳出成性的窠臼。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海德格尔如何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解构康德式先验宇宙论，将世界从认识论的客体性中解放出来，重构为此在超越性之展开的真理境域。

## 2. 康德对“世界”的先验建构

康德对世界概念的探索是其批判哲学从前批判时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关键，而他对世界问题的处理集

中体现了近代主体性哲学在试图总体化把握存在时所遭遇的困境。在康德那里，世界概念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形而上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理性宇宙学中的世界概念，二是作为具体生活指南的实用人类学中的世界概念。

## 2.1. 理性宇宙学中的世界概念

在其 1770 年教师资格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康德已尝试跳出单子论的困境，将世界界定为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实体构成的合成整体[3]。

康德首先强调，世界在实体性上必须被理解为由多个实体(而非偶性或状态)通过综合所构成的整体，且该整体不再作为其他整体的部分存在；“综合也只能在不再是部分的整体即世界那里确定其界限”[4]，意味着世界的定义首先指向一个绝对、独立的整体性实体的复合。康德特别区分了“世界”的日常用法与哲学定义，反对将偶性、状态或单一实体及其偶性序列纳入世界部分，因为世界本质上是“多个实体究竟是怎样能够结合成一”[4]的知性任务，而非感性经验的直接总和。因此，唯我论式的单一实体世界或纯粹前后相继的状态序列，皆因缺乏实体间的实在复合关系而被排除在世界概念之外。

其次，世界的形式体现为实体间的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康德指出，“并列的东西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补充者与整体的关系”[4]，这意味着世界中的实体通过相互补充、共在的联结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非依赖主从或因果链条的层级结构。这种形式规定确保世界的结构统一性不是基于外在的、条件性的依赖，而是内在的、平等的共属关系，从而为世界的独立性提供了形式依据。

最后，世界的整体性被定义为“共属的部分无条件的大全”[4]。康德在此深入探讨了整体性概念中的理性与感性：一方面，世界作为理性概念要求所有部分被同时把握为统一整体；另一方面，感性直观中的无限序列却似乎阻碍着这种整体性的达成。康德指出，困扰在于“如何把宇宙在永恒中前后相继的各种状态永不完结的系列纳入一个把一切变迁都统统包容在自身的整体”[4]。他通过区分理性概念与感性条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无限性、时间性与并列性均属于感性直观方式，而非世界本身作为理性概念的必然属性。因此，世界的整体性并不要求感性上可穷尽的完备性，而是要求理性将一切实体及其关系思辨地把握为无条件统一体。可见，康德对世界的定义是一个三重规定的先验建构：以实体为质料，以并列关系为形式，以无条件大全为整体性。

基于此，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要素论中，康德将世界理解为“诸实存之物的总和的绝对总体性”，亦即一切现象的数学上的整体，意味着“这些现象不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的综合、也就是不论是通过复合还是通过分割来进行的综合的总体性”[5]。在此语境下，世界并非一个可以通过感性直观直接给定的对象，而是一个理性的先验理念。人类理性在追求条件的绝对完备性时，必然会产生出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构想。然而，由于因果、实体等知性范畴只能合法地运用于经验范围内的现象，当理性试图将这些范畴扩展至现象全体时，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律背反——理性既能证明世界在时空上是有限的，也能证明其是无限的。

正题：世界在时间中有一个开端，在空间上也包含于边界之中。

反题：世界没有开端，在空间中也没有边界，而是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方面都是无限的[5]。

康德注释说，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误将作为现象总和的世界当成了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由此，康德提出世界理念仅具有范导性而非构成性的功能，即它只是指引知性在经验中进行无限回溯的一种引导原则。

海德格尔指出，康德此处的“世界”本质上依然是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者状态上的”(ontic)产物，即便康德将其提升为理念，其关注点仍是作为现象之总和的存在者。康德认为主体需要通过范畴综合来

确保知识的系统统一性，但由于他缺乏对“此在”之存在论结构的源始追问，他所谈论的世界始终是“摆在主体面前”的一个宏大客体。在此，他耽搁了此在的本体论，将时间限定为内感官的形式，却未能洞察到时间性正是开启世界之视域的唯一根基。<sup>1</sup>

## 2.2. 实用人类学中的世界概念

这种局限性在康德晚年的《实用人类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康德在此区分了“世界知识”与“学院知识”，主张人类学应探讨如何“在世界中生活”并“拥有世界”[6]。虽然这涉及了人的生存状态，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的人类学依然只是“经验人类学”的变体。对于康德而言，所谓“拥有世界”不过是主体在掌握了一套现成的社会规则和自然规律后，对客体环境的一种有效操控，主体与世界之间存在着分明的认知边界。但他未能追问，此在之存在本身如何预设了世界的开放性？由于康德预设了一个孤立的、起初“无世界”的自我意识，他不得不费力去寻找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而这恰恰遮蔽了此在早已本源地在世这一事实。

## 3. 作为此在建构的世界之显现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世界”<sup>2</sup>的阐发，直接否定了那种将世界视为“现成事物之总和”的传统进路。他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揭示出“在-世界-之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拒斥了将主体和客体分开的传统二元论。其中，“在……之中”(In-sein)并非空间上的包含，而是指一种熟悉、居留和照料的关系；“世界”不是指所有在者的总和，而是指此在所处的、由意义和目的构成的整体关系网络。“世界归属于人之此在”[7]，世界是此在的世界，此在是在世存在的，二者相互共属。

世界有两条呈报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由用具整体揭示世界性，可从对周围世界的分析入手。周围世界即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是世内存在者组成的整体，也是此在日常操劳(Besorgen)的处所。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在世界中首要遭遇的存在者绝非康德意义上的现成存在者，而是用具(Zeug)。用具的本质特性在于它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上手”指用具总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被使用，它们处于一个指引关联的整体中，指引整体性是一个用具关联体，用具总是在由指引所勾连的用具整体中作为它所是的东西而存在。只有当用具不合用时，才会从上手状态退回到现成在手(Vorhandenheit)，从指引关系中退出，以对象的形式被此在把握。

这个由物宜(Bewandtnis，即一物因何而在、有何用途的情状)构成的指引关联整体“意蕴”(Bedeutsamkeit)，就是“世界性”(Weltlichkeit)的初步显现，或者说世界自己照面、亮相。世界性正是此在的存在论性质，是“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建构，亦就是世界作为意蕴整体得以可能的条件，它先行开展并维系着一切具体操劳活动的意义空间。

第二条道路是由此在的存在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来揭示世界，也是更为根本的、存在论层面的

<sup>1</sup>海德格尔这种激进的解读在学界并非没有争议。例如，亨利·阿利森(Henry Allison)曾指出，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对象等同于存在者的解读可能忽略了康德先验唯心论中“现象”与“物自体”区分的复杂性。阿利森认为，康德的世界理念虽然不能作为存在者被认识，但其范导性使用对于经验知识的系统统一性不可或缺，并非仅仅是一个“耽搁”了存在问题的“宏大客体”。然而，海德格尔的批判深刻之处恰恰在于，他追问的是这种范导性功能本身的可能性根基，即一个能够提出“系统性统一”要求的存在者(此在)如何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重构并非要否定康德的成果，而是要深挖其得以可能的生存论根基。Cf. Henry, E. A. (2004)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up>2</sup>当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结构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存在”时，他所言说的“世界”不同于日常语言所说的“世界”，与一般哲学和科学所谓的“世界”亦有分别。他区分了“世界”概念的四种含义：第一，存在者层次上，世界指世内现成存在者的总体；第二，作为存在论术语，世界指上述第一义的“世界”之存在方式，即包括全体存在者在内的范围的名称；第三，另一种存在者层次上，世界指此在在其中生存的“所在”；第四，世界指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生存论上的概念，即世界性，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其中，第一义和第三义均是就存在者立言，第二义与第四义均是就存在立言；而第一义与第二义都涵盖形形色色的各种存在者，第三义与第四义只围绕此在展开，依次可以将前者归为“自然的世界概念”，后者归为“生存的世界概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76页。

道路。存在论上，世界指“存在的敞开状态”或“存在的澄明”[8]，存在首先是以世界方式显现自身的，世界也因而成为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2]。对此在而言，作为存在之敞开状态的世界显现为意蕴，意蕴 - 世界构成存在者显现自身的先天条件[9]。在此，世界不是世内存在者，也不是世内事物之总和，而根本就是此在式的存在者，应被理解为任何事物可能存在的条件[10]。世界并非一个此在可以进入或退出的外在领域，此在始终已经置身其中。可以说“世界就意味着：存在者整体，而且是作为决定性的如何(Wie)的存在者整体。人之此在是按照这种如何与存在者相对待的。”[7]此在之所以能够理解存在、遭遇存在者，正是因为世界作为存在的敞开状态始终已经在场。

可见，这两条呈报道路在方法和层次上各有侧重：前一条道路以日常实践为出发点，通过用具整体分析世界如何显现；后一条道路则上升到存在论层面，说明世界何以可能显现，并将其奠基于此在的存在结构之中。正是在这两条道路的连续展开中，海德格尔完成了对传统主体 - 客体图式的根本超越，实现了对康德理性宇宙论的反拨。康德试图通过范畴在现象之间建立逻辑连接，以构造世界的绝对统一性；而海德格尔则证明，世界性是先于任何范畴综合而给定的生存框架。此在的每一次具体行动，都已经预设了对意义整体的先验领会。

海德格尔通过对空间性的生存论转化，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论证。康德将空间视为主体先天赋予现象的感性直观形式，实际上预设了主客体间的对峙；而海德格尔认为空间性是基于“在世”派生出来的，此在在世的空間性体现在“去远”(Ent-fernung)<sup>3</sup>和“定向”(Ausrichtung)上，此在在去远着的同时有定向的性质，寻视着的操劳活动即制定着方向的去远活动。这绝非物理意义上的距离测量，此处所谓“近”与“远”并非由几何坐标规定，而是由此在操劳所投向的“为……之故”所指引。空间并非因为此在具有某种认知结构才被加诸世界，而是因为此在之操心使得某些存在者被带近，某些被推远。康德对时空的形式化处理，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由于未能洞察到此在“在世存在”之基本结构的结果，因为此在从来已经“在外”，其存在世的空间性先于任何内外之分。

在此，海德格尔完成了对康德认识论的有力回击。康德认为主体通过范畴将杂乱的感官材料综合为统一的对象，海德格尔则证明，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世界已经是作为预先给定的、意义充盈的整体显现出来的。世界的统一性并非知性的合成，而是指引系统的开展状态。康德所谈论的那种客观、抽象的自然世界，实际上是对此在源始生存世界的去质化和平均化处理，是一种派生的、非本真的视域。海德格尔通过“去远”与“定向”的生存论范畴，将康德式的先验时空论还原为此在在世的基本结构，从而将世界从静止的宇宙论中解放出来，置入动态的生存进程之中。这种由用具指引所构成的意蕴整体，虽然在日常状态中是“上手”的，但其得以开启的终极根据尚未完全显露。要进一步阐明世界如何作为一种动态境域而生成，必须深入到此在的主体性根基——即“超越”这一发生事件中去。

#### 4. 世界作为“超越”之境域

海德格尔对康德世界概念的批判，核心在于对“超越”(Transzendenz)<sup>4</sup>概念的存在论生存论重释。在《论根据的本质》中，海德格尔指出：“超越标志着主体的本质，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7]然而，此处的“主体”与“主体性”已完全摆脱了近代认识论中那个与世界对峙的“我思”或“先验自我”。超越并非一个业已成型的主体而后去实施的、朝向某个客体的行动；相反，“主体之存在意味着：这个存在者在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7]超越是此在源始的存在方式，是使此在能够作为自身而生存、并从而能与任何存在者相对待的先验条件。超越并非去跨越一条预先存在的界线，而是说，此在存在本

<sup>3</sup>去远意味着“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是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

<sup>4</sup>本文语境中，“超越”并非日常意义上的“超越自我”或指向某个超越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存在论术语特指此在超越一切现成存在者、从而得以让存在者显现自身的源始存在机制。

身就是一种已然“在外”、已然“超逾”<sup>5</sup>了任何现成存在者的发生事件。通过将超越界定为此在的本质机制，海德格尔一举拆解了康德哲学中横亘于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之间的鸿沟。

#### 4.1. 超越的“何所向”：作为先验境域的世界

海德格尔批判地指出，康德虽然将世界提升为先验理念，但这一理念的“何所向”(Woraufhin)——即理性进行超越所要达致的那个统一目标——仍被理解为“一切现象之总体”[5]。这是一个被对象化了的、作为认知之终极客体的总体。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超越的“何所向”根本不是一个更大的、更全的“存在者”，而是使一切存在者能够作为存在者来照面的那个境域本身。他将此境域称为“世界”：“我们把此在本身进行超越的何所往称为世界，现在并且把超越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乃是超越的统一结构。”[7]

因此，世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先验的界定。它不再是存在者层次上的“全体”，而是存在论上的“如何”(Wie)之整体；它并非由诸实体并列组合而成的复合物，而是“规定着存在者整体”的“那种如何”[7]的可能性。世界作为超越的统一结构，是一切先验之物的根源。海德格尔借此扭转了康德赋予“先验”一词的批判认识论内涵。对海德格尔而言，先验的探讨不再仅仅是探究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的条件，而是深入到此在之超越性这一更源始的层面，去揭示使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开显的境域性条件。世界的先验性，正根植于此在超越性的时间性绽出结构之中。

#### 4.2. 世界形成：超越作为意蕴整体的投射

那么，此在的超越如何具体地“形成”世界？海德格尔的答案指向了“筹划”(Entwurf)。超越并非静态的关系，而是动态的发生。此在在其存在中，总是已经先行对自身之“为何之故”(Umwillen)——即其本己的能在——有所领会，并由此出发，向一种整体的可能性境域进行筹划。“世界作为某个此在之缘故的当下整体性，是通过这个此在自身而被带到这个此在自身面前来的。只要此在应当能够置身于存在者中间而与存在者相对待，则这种把世界带到自身面前就是对此在之可能性的源始筹划。”[7]

这种筹划，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之筹划”。它并非一个有意识的规划行为，而是此在生存论上始终已经在进行的、对意蕴整体的先行开启。正是通过这种先行的、笼罩性的筹划，“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自行敞开出来。”[7]这个世界性的意蕴整体，就是超越的筹划所开启的境域。因此，“所谓‘此在超越着’就是说：此在在其存在之本质中形成着世界(weltbildend)。”[7]“世界形成”因而不是一个神秘事件，它就是此在之超越性的存在论实现，是意义境域随此在之生存而源始地展开。

#### 4.3. 对康德自由观的生存论转化：世界形成与自由的发生

海德格尔对“世界形成”的阐发，蕴含了对康德自由观的生存论转化。康德将实践领域的自由理解为理性意志自律，即独立于自然因果律的自我立法。然而，在认识论范围内，世界作为现象整体，严格受制于因果必然性。自由与自然(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自由虽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却始终是一个只能在理知世界中被思议、却无法在经验世界中被澄清的悬设。海德格尔则通过将世界收归为此在超越性的构成物，将自由提升到了更为本源的存在论层面。

在此在的超越与世界形成中，自由获得了新的定义：自由乃是让世界成为世界。当此在向着其最本己的本能在筹划自身时，它同时也筹划并敞开了一个世界。这种敞开，是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方式的“解蔽”，它让存在者得以如其本然地显现，而非被禁锢在某种固定的现成模式中。因此，自由并非仅仅是

<sup>5</sup>超越就是超逾。“实行这种超逾、在这种超逾中逗留着的，是超越的。这种超逾作为发生事件为某个存在者所有。在形式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超逾把握为一种从某物到某物延续的关系(Bezichung)。于是，超逾就包含着它所要实现的东西，这种东西往往不确切地被称为‘超越者’(das Transzendente)。”参见海德格尔，《路标》，第161-162页。

意志的属性，而是此在存在的根本特征——它是“让存在者存在”的超越能力[7]。超越、世界与自由在根基处是同一的，超越作为世界之筹划，就是自由的发生。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通过对“超越”概念的生存论重构，将康德的世界理念从理性的调节性概念，彻底转化为此在存在的构成性境域。这一转化包含三个步骤：其一，将超越确立为此在源始的存在机制，从而消解主客对立的认识论前提；其二，将世界界定为此在超越的“何所向”，即先于一切存在者的意蕴敞开境域；其三，揭示世界是此在生存论上必然投射、并在此投射中得以揭示的真理场域。由此，海德格尔不仅克服了康德世界概念中残留的现成性与客体化倾向，更将存在意义的追问锚定在此在“在世存在”这一时间性的超越进程之中。

## 5. 结语

通过对康德与海德格尔“世界”概念的比较分析，本文揭示了一条从理性建构的总体性理念到生存论展开的存在之境域的思想线索。康德将世界从经验总体提升为先验理念，却仍将其禁锢在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范式中，世界作为“一切现象之总体”，终究是一个需要被思维把握、却无法在经验中完整呈现的客体化对象。

海德格尔致力于突破这一局限。他通过对此在“在世”结构的现象学描述，证明世界首先不是一个认识对象，而是此在生存论上先天固有的基本机制。从用具上手状态所揭示的指引整体，到此在超越性筹划所开启的意蕴境域，海德格尔逐步将世界阐释为使得存在者得以照面、意义得以发生的敞开状态。尤为关键的是，他通过对“超越”概念的生存论重释，将康德那里主体朝向客体的认识论跨越转化为此在自身存在即是“向外”超越、并在此超越中构成世界这一更本源的发生事件。世界于是不再是摆在主体对面的“十字架”<sup>6</sup>，而是此在在其自由筹划中不断生成与回响的所在。

由此，传统哲学中那个作为最大集合或最终理念的“世界”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此在生死攸关、在操心中不断显现与隐匿的意义发生场域。这一转变不仅克服了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在传统框架内的二元对立，也为重思人的存在意义开辟了一条从生存根基处出发的哲学道路。

## 参考文献

- [1] 黑尔德. 世界现象学[M]. 孙周兴, 等,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122.
- [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75-236.
- [3] Heide, D. (2022) The Unity of Space in Kant's Pre-Critic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Modern Philosophy*, 4, 3-7. <https://doi.org/10.32881/jomp.137>
- [4]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 前批判时期著作II[M]. 李秋零, 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91-396.
- [5]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16-275.
- [6]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 实用人类学[M]. 李秋零,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261.
- [7] 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61-189.
- [8]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 [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392.
- [9] 李革新. 论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与此在的共属关系[J]. 学术月刊, 2002(12): 45-50.
- [10]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59.

<sup>6</sup>康德：“尽管这个(世界的)绝对总体性具有一个日常的和显而易见的可理解的自为概念的外表，尤其是当它否定地被表达出来的时候，犹如在定义中所发生的那样，但是，若更进一步加以考虑，这个绝对总体性毋宁就表明自身是哲学家的一个十字架。”参见海德格尔，《路标》，第176页。